



读童话，反霸凌

■ 刘学正

远离霸凌，是孩子自幼儿园开始融入集体生活后就不可忽视的一个话题。嘲笑、排挤、捉弄、使唤、抢夺、殴打……这些行为，不仅会对被霸凌的孩子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同时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灵创伤，成为其成长道路上驱之不散的阴霾。《童话里的“坏蛋”》从14则经典的童话故事切入，依托故事里一些反面角色的胡作非为，帮助孩子建立对霸凌的认知，并在讲解主人公如何对抗“坏蛋”的过程中，唤醒孩子们的反霸凌意识。

恃强凌弱是霸凌行为的典型特征。童话《小拇指》中的食人魔喜欢吃小孩，他仗着自己身强力壮而有所欲为，“嗯……嗯……我闻到了小孩的味道！”《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桃皇后拥有无上权力，一不顺心便大发脾气，她最喜欢说的话是：“砍掉他们的头！”《绿野仙踪》中的西方女巫法力高超，其恶毒行径令人发指，有一次，她用魔笛召唤来一群饿狼，“把这伙人给我撕成碎片！”

霸凌者还常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童话《灰姑娘》中后妈带来的两姐妹心肠狠毒，她们变着法儿地捉弄灰姑娘，让她干

最脏最累的活儿，给她取侮辱性的绰号，“你这个只配在厨房里被使唤的丫头，快滚出去！”而《丑小鸭》中的丑小鸭因为外貌与众不同，遭到了外人和自家兄弟的嘲笑、排挤，“哼，你这个丑八怪，恨不得猫把你给抓走了！”甚至连喂鸡鸭的女佣也用脚踢它。

当然，食人魔、红桃皇后、西方女巫以及灰姑娘“姐姐”们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或是丢了性命，或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丑小鸭则最终变成了白天鹅。

“坏蛋总是喜欢欺负看起来比较柔弱，或和他们不一样的小朋友。”作者提出，具有两种特征的孩子往往容易被霸凌者盯上：一种是外表看上去比较弱小或戴着眼镜的；另一种是容易害羞或有独特爱好的。他们一旦找准了欺负对象，就会恶语相向，抢夺东西，甚至大打出手。遇到实力悬殊的霸凌时，孩子要尽量避免正面反抗，否则更容易受伤，应该及时寻求大人的帮助。

书中还以《木偶奇遇记》中欺骗匹诺曹的狐狸和猫为例，告诫孩子千万不要结交“伪朋友”，“好朋友是允许你

对他说‘不’的。如果一个人把‘送你礼物’当作和你做朋友的条件，那这个人绝对不是真朋友。”作者借助童话故事告诉孩子，如果你身边恰好有这样的人，就要开诚布公地与他谈谈，让他知道，他这样是不对的。这么做不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他发现自己的把戏被拆穿了，从你身边落荒而逃；另一种是他尝试改变自己，不再向你索取，而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你有没有未经允许，就拿走别人的东西？”“你有没有嘲笑过他人的外表？”“你有没有传播过同学的负面信息？”作者指出，孩子不但要学会反霸凌，更要避免成为霸凌者。基于这一点，孩子应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被欺负的一方，你希望自己被这样对待吗？下次，你打算取笑他人或乱动他人东西的时候，先在心里默数十秒，让自己冷静下来。

远离霸凌，从认识它开始。培养孩子的反霸凌意识，是一个持续的长期过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需要家校双方的共同努力。只有身处安全、尊重、充满爱的环境里，孩子们才能健康快乐地茁壮成长。



《童话里的“坏蛋”》

埃莱奥诺拉·福尔纳萨里 著
侯玮琳 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ISBN: 9787115620606

当一门语言走向消亡

■ 龙睿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翻开了唐·库里克的作品《雨林里的消亡》，这才了解到这个叫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

在地图上找寻了半天，才发现它位于茫茫太平洋深处，距离澳大利亚仅有几百公里。尽管身处世界版图的边缘，但这个面积仅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相当的国家，却孕育着全球5%的生物，生物种类丰富多样。同时，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国”，拥有着上千种独立且古老的语言体系。然而，当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全世界都愈发关注生态保护时，却鲜有人意识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也在以同样快的速度走向灭绝。

在过去几十年间，该国已有12种语言完全灭绝，超过150种语言被列上了濒临灭绝的名单。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库里克抱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使命，于上世纪80年代便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名为迦普恩的封闭村庄，并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详细记录着当地所使用的泰雅语，以避免它走上同样的灭绝命运。

作为一本人类语言学著作，《雨林里的消亡》却有着极高的可读性。库里克秉承了知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教旨，认为研究者在进行实地调研时应当放下自己的身份，完全融入到当地生活

中。也因此，本书并不仅仅是对泰雅语语的学术性记载，库里克还以一种幽默诙谐的小说口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在当地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迦普恩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和教育方式的观察。也正是出于对迦普恩文化的全面了解，库里克意识到：一门语言的消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交流手段的消亡，那些由这门语言所构成的世界观、宗教观、自然观，也将随着语言的消亡逐渐消失，那些千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也随着语言的死去而化为乌有。

对于一门语言为何会消亡，库里克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通俗简单的答案：“语言消亡是因为人们不再说它们了。”可是，一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语言为何不再被人们使用？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后，库里克将源头指向了全球化和殖民主义。

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的距离都在被拉近。但是，当大国们在全球化浪潮下收获无数利益的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边缘国家却成为了时代发展的牺牲品：无数殖民者来到了这里的原始岛屿开采资源，年轻的人们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迫离开村庄。披金戴银的殖民者的到来向当地人灌输了外来文化先进的观念，于是，库里克悲

哀地观察到，年轻一代迦普恩人将自身延续千年的村落文化视为野蛮落后的糟粕，并自豪地以殖民者的语言取代了泰雅语。所以，当使用者们都排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根时，一门语言，无论有着多么丰富的历史，都注定将走向灭亡。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灭绝并非个例。今天，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而全球大部分人口说的都是少数几门主流语种中的一种。全球化给社会带来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而语言统一更是能拉近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也让21世纪的我们更快地迈向“地球村”这一图景。然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和记录历史的工具，其多样性是对人类丰富创造力的绝佳体现，也正是迥然不同的语言体系，才展示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智慧和独特魅力。

如今，语言的趋同，意味着多元文化正被扼杀，意味着人的个性正在丧失，也意味着人类丰饶的历史在被抹除。这我不禁又想起了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提到的“同质化的恐怖”这一概念：也许，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当代人也应当接纳并发扬自身语言文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既同一又多元的“地球村”，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文化传播、文化传承……



《雨林里的消亡》

一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终结

[瑞典] 唐·库里克 著 沈河西 译

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How a Language and a Way of Life Came to an End in Papua New Guinea

《雨林里的消亡》

[瑞典] 唐·库里克 著
沈河西 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ISBN: 9787108072696

牧歌自深山响起

■ 徐升

根植于大地的文字，总是能令人感受到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作为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典范，李娟的《羊道》三部曲是对常人幻想中的“诗与远方”的绝佳祛魅，她笔下的文字还原了哈萨克族所奉行的古老、虔诚而纯真的生活秩序，奏响了一曲散发着自然与人性之光的深山牧歌。

阅读这一系列的书，我时常能够清晰地感知到，罕有人迹的原野上有大风呼啸而过，阿尔泰山林里乳白色水汽伴随着草木的呼吸袅袅升起，牛羊在牧人如歌如咏的呼唤中悠然归来……李娟的作品掀起了哈萨克族游牧世界一角神秘的面纱，使读者得以一观北疆群山中游牧生活的壮阔与纯朴。

李娟跟随扎克拜妈妈一家，亲历了一场漫长而遥远的迁徙。从春牧场到前山夏牧场，再到深山夏牧场，沿着羊群行进的道路辗转至荒野深处，李娟用细腻朴素的笔触记录着一个哈萨克家庭与所属族群最真实的生活片断，展现了一种

节制而独特的生活哲学。

在山野中逐水草而居，牧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仰赖自然的馈赠。水源来自山脉阴面厚厚的冰层，或是陡峭岩壁上微弱的溪流；柴火则由晾晒后的牛羊粪便和山中倒伏的枯树组成。背水、背柴是日常生活里寒冷而沉重的负担，然而这两项艰难的劳动最终化为了丰硕甜美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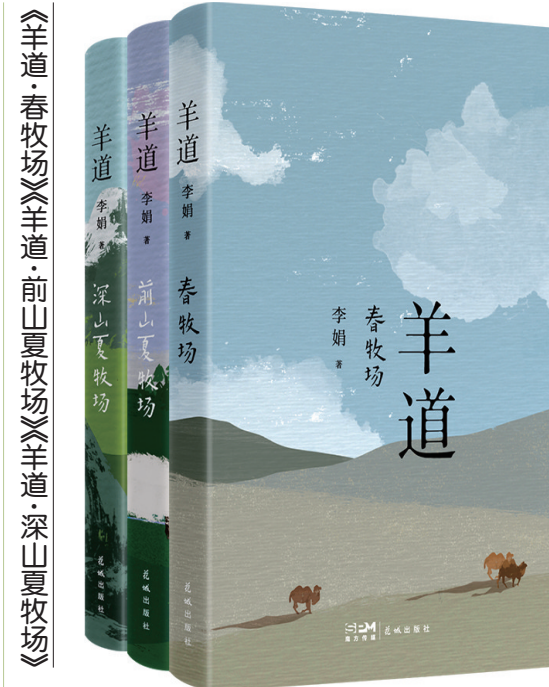
“生活是简单寂寞的，劳动是繁重的。但没关系，食物能安慰一切。”牧人升起明亮温暖的炉火，煮沸滚烫喷香的茯茶，烤出光滑结实的馕饼，以此慰藉劳作一天后疲惫的身心。食物散发出宛如阳光般金黄温暖的香气，在湿冷的春夏牧场中开辟出一方小小的温暖与安宁。

牧民之间流传着的古老礼俗更是令人感动。人人都是助人者，人人也都是受助者。他们为路过家门口的迁徙队伍准备酸奶，以此帮助不便饮食的远行者补充能量。通常某户人家将进行迁徙的消息往往在开始前就已传遍牧场，于是，驻

扎在搬迁路线上的牧民们远远见到行进的驼队，便在其经过自家门口时，端上早已备好的大碗雪白的酸奶，让骑着骆驼艰难前行已久的牧人轮流饮用。

到达目的地后，早已驻扎在此的牧民们又会不约而同地为新来的邻居送去食物和茶水。每一支迁徙的队伍都要接受崎岖山路与多变天气的考验，当他们难以抵御疲惫与寒冷时，他们接受来自沿途的温暖；而当他们重新积攒生活的力量后，又将这份暖意重新传递下去。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拉近，纯朴与友善流淌在生活的狭缝中，成为游牧生活鲜明的底色。

远离荒野的人们，或许早已不知该如何去敬畏自然、感恩自然，而是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中迷失。《羊道》三部曲是一支来自深山的牧歌，简单质朴却绵远深长。放慢脚步，仔细一听荒野之声吧！它将带你洗去尘世的浮华，重拾生活的本真，找回人与自然间最纯粹的联系，学会珍惜与感恩。



李娟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ISBN: 9787536096912

透明的翅膀

■ 王仇

上午第二节下课，在同事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秋园》。

由阳台改建成的厨房，不过5平方米的小小空间，除了水池、灶台和料理台，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每天忙完一日三餐，60多岁的杨本芬就坐在矮凳上，以高凳为桌，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阳光透过窗棂，光斑落在书页上，光影交错间，文字仿佛潭水里的游鱼，影布石上，空灵静谧。《秋园》讲述的是“妈妈”和“我”的故事，我读到的是两代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还有阅读的美好、写作的美好。

小时候，我也喜欢阅读，这大概来自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印象中，闲暇时，祖父的膝盖上总是摆着一本书。听父亲说，祖父本是一名乡村教师，肚子里很有些墨水，字写得极好，还做过文书。后来生活发生变故，遭遇许多不幸，改做裁缝，在裁缝剪刀中连续缝补破碎而艰难的日子。最终回归农人本分，与泥土打交道，同庄稼厮守。荒芜的岁月，乏味的日子，沉默的祖父愈加沉默。劳作之余，他粗糙的手捧起了泛黄的书。简陋的瓦屋里，靠近大门的椅子上，捧着书的祖父安谧静，仿佛一幅静物画，自带一种迷人的光芒。

我常常被这种光芒打动。我不知道书里究竟有怎样神奇的世界，会让祖父的面容如此沉静，以致全然忘却了现实的种种不堪。这样的好奇吸引着我，引导着我走近祖父，走进祖父的闲书，一探究竟。

祖父读书极慢，一本书常常要看很长时间。他爱坐在客堂的竹制凉椅上，无论冬夏。冬天常垫一棉垫或是旧衣，腋下搁一火盆；夏天便执一把蒲扇，偶尔摇摇，驱赶啾啾细蚊与炎炎暑气。有时，他会于凉椅上睡过去，仰头，微张着嘴，鼾声渐起。书横于腹上，间或滑落于地。

这些书基本上是借来的。传来传去，厚书被翻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旧，有些已经残缺，祖父依然爱不释手。有时候，看了上部没下部，祖父会和我讲书里的某个情节，推测接下来故事的走向。无论我编造出怎样的情节，祖父总是颌首点头：“嗯，有可能。”当我说出对某个人物的看法，祖父常常不置可否，只微微一笑，细细听我说说孩童稚嫩而鲜明的爱憎。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样的道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渐渐地，书中的故事长出了无数的触角，将我牢牢缚住。这些书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一点点丰富着我贫瘠的童年和想象。

那时候，可读的书非常有限。一切可看之物，课本、杂志、连环画，甚至家里包面的一小张大报纸，于我都是宝贝，总要翻来覆去地看。自己没有书，常常借书来读。借来的书，要飞快看完，在规定的时间内归还。借来的书，读得认真，记得也牢。我对某些词句特别喜欢，就模仿着用，作文自然比别人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那时的我，快乐得若飞鸟投林、游鱼入海。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我渐渐远离了书籍，内心荒芜。于是重拾书本，回归阅读，在文字中寻求安静与力量。闲暇时光，游走于文字，徜徉于墨香，先后有多篇文章被各级各类报刊采用。

一个静谧的午后，我看见一个女孩坐在树下阅读。春日的阳光融融的，黄葛树的嫩叶鲜得滴水，鸟雀叽叽喳喳、跳来跳去。女孩捧着书本，微微低头，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整个世界只剩下幽蓝的大海。雨后初晴的阳光洒满园子，花粉是金粉，鸟声如水滴，捧着书本的女孩，瞬间长出了透明的翅膀。